

绿茶

映山湖上的歌亭

| 言子清 文 |

在碧波荡漾的映山湖边，有一只伸进湖面的四角形亭子，名曰秀水惠林亭。早晨，当你来到无锡锡惠公园，走近介于锡山与惠山之间的映山湖，便能听到从这亭中飘出的阵阵歌声：有情深意长的合唱，也有委婉动听的独唱，清脆悦耳，在山林间回响，给你带来好心情，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歌亭。

歌亭上方，有“创建和谐娱乐场所”的横幅。下写：“形式：自娱自乐，来去自由。”映山湖歌咏队没有任何约束，人员相对固定，每天有数十人，基本骨干二十多人，多为退休人员，也有路过，即兴加盟，一亮歌喉的晨练者。

早晨，草木葳蕤、绿荫匝地的锡惠公园，是晨练者的乐园，天然的大氧吧。每当东方吐白的时候，公园就热闹起来了：跑步、爬山、打拳、练剑、练功、跳舞……多姿多彩。而年过六旬的老徐，总是抱着一大捆歌纸，往亭子外一放，先将一张歌纸挂起来，尔后在六七人的乐队伴奏下，他以教鞭指点着歌纸，和大伙儿唱完一首歌，再换上

一张，唱得精神振奋，唱得神采飞扬。

“越唱越想唱。”一位手持沙球的女高音说，他们选唱的200首歌曲，因为内容贴近生活，歌唱者感受深刻，情动于衷，所以越唱越投入，其中歌唱亲情、友情的歌儿最受青睐，如歌唱父爱、母爱的《父亲》《雕花的马鞍》《儿行千里》《母亲》，歌唱友情的《二十年后再相会》《永远是朋友》等等，往往唱了一遍后要求再唱一遍。

“越唱越年轻。”一位老工程师唱着“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”“百灵鸟儿双双的飞”，想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，回到了过去的青葱岁月，他说走起路来脚步也轻快多了，歌咏是一种休闲，很好的放松啊。有位女士5年前丧偶后，心情抑郁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，加入歌咏活动后，心情开朗了，做事更利索了，偏高的血压也正常了。她说：“一个人的心情是小环境，也是人类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，被歌声绿化啦。”有位原在新疆工作的女医师能歌善舞，有一

次歌咏活动后，兴之所至，还和几位歌咏者扭起了秧歌舞，并拟成立秧歌队，以丰富活动内容，拓宽活动的内涵和外延。

“以歌会友。”拉二胡的戴眼镜先生颇有诗人气质，他说，“过去素昧平生，但是相逢何必曾相识！是歌唱文明社会和谐、美好生活的‘同一首歌’，使大家打破了城市水泥森林的壁垒，走到了一起。缘分也。”前一阵他们相约去了景点灵山大佛处春游，有人将拾到的伞拿来歌亭“失物招领”。还有人将家中的影集带来供大家欣赏，仿佛照片上的人儿也是歌亭里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。有位江西的大学老师，她推着手推车上病后虚弱的无锡胞姐在公园溜达，因着歌声的感染，也加入了合唱，回江西后保持着与歌友们的联系，日前听说又要来无锡，歌友们将此喜讯相互转告，成为一大乐事。

歌声是长着翅膀的特殊语言。看着老人们在放声高歌，会感到青山绿水也在和唱，天空更蓝了……

亲情

亲戚群里打卡

| 吴瑕 文 |

自从90年代末期，我随着打工潮来到南京之后，因为距离，因为混得不好、嫁得不好，回家的次数总是有限，过年也难得回家。春运票价上浮，火车票一票难求，汽车票价格太高，加上春运期间常会遇上恶劣天气，长途汽车经常在半路上动不了。那时候又没有手机，联系不方便，回一次家，路上走得想哭。

后来有了手机、有了网络，联系方便了，侄女建了亲戚群，我们兄妹几家人齐齐地聚到群里，见缝插针地聊天，分享工作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侄女曾经在深圳工作了二三年，一个人在深圳和人合租，要经常性地加班，情感一片空白，侄女的闲暇时间都在群里点评深圳那座年轻的城市。我们看到了深圳海边的巨浪，看到了世界之窗的雄伟，也看到台风过后街头断裂的大树。

最后侄女在深圳找到了真爱，在未婚夫家那边的学校里当了孩子王，只有我一个人依然漂流在南京。父母走了，我更不太回家了，各自有自己的小家。居住了20来年的老屋被一把铁将军镇守，哥哥姐姐早已经洗脚上岸了，我即使回家也是在城里的哥哥姐姐家打游击大串联，故乡回不去了。

侄儿女们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小家，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媳妇、老公都拉到了亲戚群里，虽说聊天不多，却以另一种方式延伸了团圆和在一起的含义。侄儿女们过生日，我们几个长辈在群里发红包，我新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分享到群里嚼瑟。经常喊侄媳妇和侄女把自家宝宝的照片分享到群里，我要看着他们成长。我家孩子过生日，侄儿女们给他发红包。我要回家了，把车票发到群里，到了武汉站，总有几个人接站。家人总是说回家来就是了，还买那么多礼物干嘛？嫌我瞎花钱浪费，我表面上答应了，想到我家几个玉树临风的侄儿们、嫩豌豆一般的侄孙们，看到好东西总是想我侄儿穿上多么漂亮，我侄孙们穿上多么逗人喜爱，于是忍不住买买买，即使再次被哥哥姐姐数落也不当回事。

侄女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我的心情不好时，总会给我留言，最懂我的侄女在我过生日时买了好几本六六的书快递给我，还买了好几箱牛奶快递过来，只愿她亲爱的小姨生日快乐天天开心。生日晚上，我陪着朋友吃饭归来，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想哭，看看侄儿侄女哥哥姐姐的祝福，想起好久没有回家了。坐到路边花坛上用手机买了回家的动车票，我要回家，不只是在亲戚群打卡，还要回到我们父母的墓前打卡，沐浴一身故乡的气息，吐出汗毛孔的疲惫和憋屈，吸纳家乡那片土地上所有的质朴和坚韧。

寻常的日子，我家的亲戚群也相当活跃，只要有闲暇，都自动到亲戚群里打卡，侄女刷屏晒宝宝，姐姐们群聊，姐夫也掺和在其中，我在群里和侄儿女们嬉笑怒骂插科打诨。虽不在一起生活，网络拉近了距离，似乎我们都在一起，是断了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，从来没有分开过。

偶记

半棵桂花树

| 艾英 文 |

半棵桂花树。

它本是一棵桂花树，十五年前搬到这个联排别墅小区时，我与先生龙自己动手栽种在小院中。十几年来，我与龙精心养护，为它浇水、施肥、松土、整形、剪枝，眼看它从一棵瘦弱的小树一天天长成一棵枝叶葳蕤的大树，成为小区树龄最长、长得最高大、花朵最繁密、香气最浓郁的桂花树。每年仲秋，细碎玲珑、柠檬黄至金黄色的小花在层层叠叠、青翠欲滴的绿叶间盛放，那些日子有桂花香气陪伴，梦里也充溢花香。

因种桂花树，我和龙对桂花的品种、习性等也有所了解，知道桂花有金桂、银桂、丹桂和四季桂四大品系，花期、花色、气味，甚至叶片质感和形状都有所不同。就是金桂，还有大花金桂、晚花金桂、圆叶金桂、波叶金桂等多个品种。隔壁人家种的是四季桂，每两个月开花，但淡淡的，闻不到香气，与我家的金桂隔墙而立，更显得矮小。

一年秋天，龙为这棵桂花树写下题为《金桂》的诗：“院子里桂花开了/比公园的晚了几天/那浓郁的香气/从门窗的缝隙中侵入/金黄色的小小花蕊/一簇簇缀满枝头/把积聚一年的香囊/挥洒在天地人间/隔壁老王也栽了一棵/叫月月桂的/几乎每月都开花/却难有芬芳的感觉/金桂的品质/就是一年一度绽放/哪怕稍晚一点/年年岁岁惟有香如故”。

诗虽然直白，但有情怀，把一棵金桂写得摇曳生姿，有对自己家金桂开花的骄傲和欢喜，捎带写隔壁人家的月月桂（四季桂的一种）。

前年秋天，我去北方探友回家，龙和我说桂花树被剪的事情：那天下午，龙下班回家，发现院里桂花树西边，就是靠四季桂主人“隔壁老王”家部分被人剪去好多枝干，一棵树差不多变成半棵树！龙找“隔壁老王”问情况，他承认是他剪的，说桂花树枝伸过来太多，挡他家二楼的阳光。龙向他说不行，没有及时修枝，给你们造成不便。但你是不是应该先和我说一声呢？我会修剪的。邻居说，看你们没修，我就剪了……我听后很生气，更多的是心疼，也对邻居做法不解：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为什么不先和我们打声招呼再动手？这样太不尊重我们！龙说，咱家的树确实有好多枝条伸展到那边，给他家带来阴凉同时也挡他家的阳光，咱们也没注意，这是个教训。我说，他可以修理树，但也没有那么急啊。他也是遇上我们，要是其他人家，两家就吵架啦。龙说，多说无益，心放宽点，邻居之间也别为一棵树伤和气。

这棵树陪伴我们十多年，无论寒冬腊月，高温酷暑，像一把绿伞，护卫小院。2008年，江南大雪，小院东边的竹子折了、倒了，唯有桂花树笔直挺立。有了这棵树，我们平淡的日子也香醇、甜蜜、温润，有色彩、有味道、有诗意。而今树枝被剪去近一半，不知树会不会疼？但我的心，真的在疼，龙也一样。

两天后，龙给我看他新写的诗《致受伤的桂花树》：“每年开花都晚/今年可能更晚/因为你受伤了/犹如胳膊被砍断/施暴的是隔壁老王/原因是你挡住了阳光/为何不

念及盛夏阴凉/却在绽放之前下狠手/你恣意生长了十多年/也挤压了隔壁的月桂/你扑鼻的香气弥漫开/却忽视了那棵树存在/这次断枝也许是个教训/越界早晚要受到处罚/自家天空尽可以伸展/但也要经常修理枝条/阳光雨露再加上呵护/希望你早日伤痛痊愈/绽放出金色小小花蕾/用清香诠释生命的精彩”。

树不能言，情何以堪？从这首诗中，我读到龙的愤怒、心疼、惋惜，与桂花树的情缘，更读出他对生活的热爱、对他人的宽容、对自己的反省。我把他写的两首诗、我以前拍摄的花团锦簇、树叶油亮的图片发在微信朋友圈，朋友纷纷留言，有人说龙有大家风范，书生意气未改；有人说邻居没有礼貌，不讲道理；有人说邻居是嫉妒你家桂花开得太好；还有人说，坐等“隔壁老王”回诗一首。我们是点头之交，非点赞之交，不是朋友，不在一个圈。但我真想知道，是不是树大招风，花好遭妒？他擅自剪邻居家的树枝，我们没和他吵闹，他不会反省一下？

说来也奇，受到伤害的桂花树前年开得格外繁盛、浓香，我们的心情在短暂的不快、不适后，很快就理解和宽容：树有不同品种，人自然有不同性情和处事方式，凡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邻居见面，仍淡淡点头、微微带笑、轻轻问好。而一棵桂花树变成半棵桂花树，我家桂花树每年晚秋依然摇曳吐蕊，幽香弥漫。

写此文时，金桂又开花。字里行间，仿佛有缕缕香气，浸润心扉。



收获

插画 边玉麟